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范墉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十一

馬政祭馬祖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為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元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

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凡馬特居四之一

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䮃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

春祭馬祖執駒

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元謂執猶拘也春之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

秋

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䟽云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夏草茂求肥充故祭先牧是放牧之先秋時馬肥盛可乘故祭始乘馬者冬時萬物成故教僕使善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掌駕說之頒用馬之次第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蹠財謂共祈具及藥直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會馬之北壯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北於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萬物後動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馬阜盛壯也杜

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如中散之散謂駐馬耳毋令善驚也元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騬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褭驂鄭司農云以月令曰駕蒼龍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馬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庌元謂庌廡也廡所以芘馬涼也充猶居也茨盖也闔苫也

椹質剪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為齊人言鐵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色及賈直 疏馬有六種此三馬無種買以入官府者種謂馬上善似母者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讐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綱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

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旬之內日少若養之善未能致死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過馬力旣竭雖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職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買賣之言相負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其傷馬歟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

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輿馬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皁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

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盖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

騶屬馬諸侯六閑之制成十八年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不駕五路畢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

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葢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一溫作盗鄒誕本作駣音陶音義云盗驪竊也竊淺青色駰馬細頸驪黑色驊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

騋赤為康騂騂赤也騄耳之駟索隱曰按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踰輪騄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魯僖公務農重穀牧於坰野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坰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思無疆思馬斯臧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復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

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多材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箋云斁厭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足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思無邪思馬斯徂徂猶行也

晉惠公與秦師戰於韓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具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化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强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强形而中實乾竭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秦獲晉侯以歸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前刑法志四邱為甸四甸為縣有戎馬一匹）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

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盖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盖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詩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

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黄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無純色之駟謂駟馬雜色）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謂田中之阡陌也）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言時富饒耻乘牸牝）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馬謂為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

得出關縮衛縮馬十歲齒下平

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是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

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兩將軍之出塞塞閲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百匹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邉縣得畜牧於邉縣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邉有官馬令令民能畜

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監

上官桀遷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曰臣聞聖

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因泣數行上以為忠

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賖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有奇者與凡馬異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獻之欲神異此馬

云從水中出也

作天馬之歌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大宛時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辱詈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兵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

還其後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籍者總入籍錄之）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以秩養馬亭有北馬民養馬皆復不可後馬多乏絕至此復修之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房目反）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起對也）

徐氏曰按鼂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令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賑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

馬

二年罷黄馬乘輿騊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饑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穀食馬

成帝建始二年減來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邉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於時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食貨志邉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漢儀

注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具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功臣表黎頃侯召奴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

馬以補車騎邉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驢負石至玉門關武帝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陵郎監領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

馬式還上之因表云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𩊚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馬

馬援傳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腹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𩊚音居奇反劉攽曰牙欲去齒一寸按文多一欲字又汗溝欲深長

而按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廐馬非乘輿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故置

按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廐馬萬匹其可減乎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

御廪稟而已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翊說尚曰今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萬棄農桒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今莫如

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首四百級獲

牛馬甚衆

晉制太僕統典牧乘黄廐驊騮廐龍馬廐等令太僕自

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後魏明元帝時詔天下户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

又制六部人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

太武幸㮫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孝文敉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内

以東距河凡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槖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爾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馬驊騮署又有奉乘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人統驊騮乘黄龍廐等署各置令其後減驊騮署入殿内尚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有左右駁阜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

馬祖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習馬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

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

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

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强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地印記主名送軍以帳䭾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内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

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䕃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欵塞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車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别將校亦

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凉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

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
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
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
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内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
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
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凉天
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
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

頃十二年閑廏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絶寇路不能通以數

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彍騎詔諸州府馬闕之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餘見兵志

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

殘騎僅得壯牝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
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
肇貞觀訖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於時
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
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内外閑廐使牧
養有法雲錦成羣復與麟德馬數相等爾此唐牧
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唐開元禮

仲春祀馬祖儀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　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宫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内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

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如常幣篚於罇所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醖令入實罇罍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祀與執罇罍篚羃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祀與執罇者升東

階至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
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
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
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
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
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
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
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

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遵兆於牧祗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

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鐏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

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儀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一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

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埳寘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因肆僕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神為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隱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師攻戰得敵人之馬必

納官故出令
命獲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有罪時將伐蜀

長興四年敕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

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敕

清泰三年敕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録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巳上各留馬一匹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盡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收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巳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僣有馬

許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匹其餘凡五匹取兩匹十匹取五匹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内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准此

按清泰之距長興纔數年耳長興時樞密使范延光奏陳方患官馬太多芻秣耗用曾幾何年而括馬之令復如此豈長興之馬已俱不復存邪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契丹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十二

馬政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

分遣中使詣邉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矣
先是兩河入邊界盜馬邉吏籍數以聞官給其直上
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悉還所盜馬戎人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以備征討
是歲平太原觀兵於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
餘匹國馬増多内阜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
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兵騎為急議者以為欲國

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寖以蕃滋也曁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槀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黄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曁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歴年為

患由馬之少也故鼂錯説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令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産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齅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

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令
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
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
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畜牧
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侯其
納馬則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
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以生牝駒
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

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頓之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筭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嘉之

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内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元年別置估馬司掌戎人驅馬至京師辨其

良駑平直以市分給諸監牧養
三年置制置羣牧使以内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
為判官
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以給之
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羣牧制置使又置羣牧使
副都監增判官為二員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
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其二院所管坊監仍舊諸州有
牧監知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人又有左右

廂提點並以三班為之其修創規制纖悉備具其後又詔左右騏驥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為滿如習知馬事欲留者羣牧司保薦以聞當徙涖他監

議者言罷兵之後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多堯叟謂羣牧之設國家巨防令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自是率以樞臣專領以重其事

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售運銅錢給之太平興國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錢悉銷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泊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勅書委沿

追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自三十五千至千凡二十三等舊選三歲至十七歲者景德二年詔止市四歲至十三歲者餘聽私市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千至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

凡畜馬處有兩院曰左右騏驥四監曰天駟左右第一第二二坊曰左右天廄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大名大名廣平洺州淇水衛州並分第一第二洛陽河南原武

沙苑鄭同州安陽相州鎮寧澶州安國邢州淳澤中牟單鎮許州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洺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為種牝牡為羣歲遣判官一人廵行點印二歲巳上者歲約八千餘匹凡京城諸州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每歲京城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藥油糖九萬五千餘斤石枚諸州諸軍不預馬左右騏驥院六

坊上留馬二千餘皆季春出就放牧至秋冬而入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馬諸班不自出馬寄兩院其牧地始自畿田及於近郡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標占之諸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頃諸班諸軍又三萬九百九十頃皆有凉棚井泉所屬縣令檢校之外坊監亦有四時逐水草以肆游牝者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不得支使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僚馬景德四年詔羣

臣常賜廐馬者命中使簡定六十匹賜之賜畢復增常足其額又内職受命出使者多求賜馬大中祥符三年以其例或不均詔樞密院定羣臣出使賜馬條例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武馬天武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國初諸州廐置閑馬取民馬補之開寶五年詔罷自恩賜外皇族及内臣伎術官要司職掌皆給借之凡馬以府州為最蓋生於河汉有善種次環慶次秦渭雖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契丹馬骨格頗多河北孳生

謂之本羣馬蓋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又泉福州興化軍亦有洲嶼馬皆低弱不勝具裝第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驛置之用福州四牧曰水峭龍胡瀝崎海壇泉州二牧曰浯州列嶼興化軍二牧曰東越猴嶼舊十一牧大中祥符二年廢湄州嶕嶼南匿三牧每牧置羣頭牧户以主之每歲孳育本縣籍其數以使臣一人提點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匹兵校而下

賞絹一疋

是歲於京師置賣馬務掌受退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仁宗景祐二年詔民間無以馬數升戶等

康定初陜西用兵馬騎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陜西路括市戰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

二十千凡五等敢輙隐者重寘之法

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大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為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

天池三監之地尚𦂳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峡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来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来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賔

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

神宗即位留意馬政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令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

之　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
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
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施行者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
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羣牧制置
二年詔括河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
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
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
有奇

五年廢太原監

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

八年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陜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羣牧司云

時諸監牧田大抵皆寛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始議監時羣牧制置使文彦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户而責孳息非便詔元

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熈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令九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隷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之外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

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馬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游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收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羣牧使而下賜賚有差

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户以物

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名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

各以其數來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帝慮商賈乘民期會高馬直以專利命出羣牧司驍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户交市以平其價先是熈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令坊監以五百

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熈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為生且其地宜馬誠為便利既而得駒庳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户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户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

等路及京西坊郡馬環慶並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户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而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四月乃罷然其後行給地牧馬則猶本於户馬之意云

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户一匹物力高者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

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户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户馬斃馬户獨償之社户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中書樞密院保甲養馬事文彦博吴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令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户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邉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廪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

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邉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

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又以麟府所市馬羸直多罷之岢嵐火山軍所産馬亦以敵

境言邊人多盜馬越界趨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稿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稿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

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撥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户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

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廵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户馬更為保馬矣

公雅翔又請以常平息錢賞馬之充肥及孳生者且請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至三匹蠲除之外每匹各次下一人許贖杖罪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者乃促為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馬聽贖非捕盜之罪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戸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戸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戸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爲京畿百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戸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之數未必全虚蓋

民本非樂為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訾且奉行之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爲民病矣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

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金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為易馬之用自是蕃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哲宗嗣位議者争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

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給元價翔公雅皆得罪保馬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議興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陜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陜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左司諫王巖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陽等監皆復

巖叟疏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昔廢

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
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
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
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
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
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
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
得哉又廢監以来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愚民利

於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後日輸送之難投牒之初爭
立高課有司復重估其價計租為錢力皆不勝歲益
增欠轉運司迫於羣牧督責之嚴雖水旱不在蠲放
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令若因復
置監牧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先是知任城縣韓筠等建議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
受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

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備償已佃人願養馬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張赴上其說且以為陜西沿邊弓箭授田不過一頃既養一馬又役一丁備邊之日歲居其半令但牧一馬而無身丁之役若試之一監或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乃言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之家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有監牧州縣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田鄰於居民地復膏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耕牧則必非所願且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恐人之非願言竟不行

徽宗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之數凡一千八百匹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河東僅九匹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力行也

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令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馬者九千餘頃芻粟官曹之費歲為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無以任騎乘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六千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令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瘠磽者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見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若以一頃募養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

以紹述先帝隐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施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牧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為言令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之數歲縻賞賚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歛日以不均為害非一其罷

政和二年以来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輙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户八萬七千六百有

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

蔡絛國史補政和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隹牧地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蠲其一頃之賦而牧一馬牝則三年而出一駒牧五年者詣官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即陜右軍蕃羌馬一分給之魯公既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賜

童貫及補陜右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匹既不加
恤道斃者十八九遂盡收田以賜諸苑囿及道宫若
復苑八作書藝局艮嶽擷芳園上清寶籙宫龍徳太
一宫祐神觀各一千或八百頃他以差給賜其後北
事興郭藥師在燕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
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且寒盟始悟闕馬
乃復給地牧馬既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强
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犯闕詔盡括内外

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扼
大河於濬州至則大敗馬復殲馬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
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
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
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為牧地復置提舉俄廢

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

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令必産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羣歲生産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是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

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牡牝千餘十有餘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馬

川秦馬　秦馬舊二萬匹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歲為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四千足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復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為四千

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合兩司為萬有一千十有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塲又增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塲增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為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蓋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邊强壯濶大可備戰陣令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産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産於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令黎敘等五州軍所産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間良

馴不過三五匹中等十許匹餘皆不等不可服乗守貳貪於賞格以多為貴起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羈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為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馬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一月劵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總計一萬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三員每員六百貫共計三萬一千八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排養三衙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

此率未嘗如數盖茶馬司靳吝錢帛蕃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或為守倅兵官有市馬賞茶司屬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獨無之故至此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所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卭部川蠻邀功趙彦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為黎守又與卭部蠻設席於倅廳之副㫒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

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既為蒙古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由是馬至秦司者差罕矣　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始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一歲再往反用精甲四百四十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二百進御　凡以川秦

綱馬皆導陸乾道初吳璘為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命夔路造舟明年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任續上言造舟已畢工役遂事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船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為便上大喜令

制置司撥廂禁軍三千五百人如其請王十朋虞允文力論其擾人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馬數較之陸行存亡相若而於糴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舡日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　淳熙八年新興國軍朱晞顔朝辭奏四川茶馬司歲於宕昌黎文階叙南州珍州等處買馬一萬二千餘匹並四尺二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不

合格者雖骨相驍駿馳驟超逸者亦不收買又不許民間私買臣愚以為棄之於化外不若養之民間緩急收之實朝廷之外廐況沿邊之地去西北不遠風土水草相類養之易以蕃息而有願中賣於官者依所直之數與之孰不樂歸於官者是則民間之馬皆吾廐中物乞於茶馬司所買馬外不堪排撥起綱之馬令官用退印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則不惟得夷人懽心且俾沿邊收馬日以蕃息可為緩急之備是一舉而數利也從

之　信陽軍守臣言秦司排撥綱馬兵士巳至而馬數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劵為憂馬數巳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復以多費草料為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督促發遣一不暇顧且馬産於深蕃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病遽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秦司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充壯然後撥發從之

廣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

在紹興初隷經畧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
殿自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
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後馬
益精歲費黄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絁四
千疋康州鹽三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
以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
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駔駿者在其出產處或博
黄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

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令大理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杞十程宜州溪峒巡檢常恭赴闕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來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山可省三十程產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府十三程張說在樞筦欲從其說或謂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塗豈無意況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

邊釁乃止　廣州例以五十匹為一綱每年綱許推賞然吏為姦博馬銀多雜以銅每銀一兩為握臂釧撲鹽百斤為一畚賧減至六十所羸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且不能登數帥范成大善為約束增足鹽畚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嶺南自産小駟四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選其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

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　舊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陳璹為經畧使以官錢募小校運送若鹽無闕失則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為例

淮馬　隆興初張浚為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令淮馬每匹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南馬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

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市者時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至行在北人以為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為失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囚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矣

淳熙十五年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三衙每年取押綱馬全藉馬驛辦其草料以時養飼竊聞沿路驛舍

例皆損弊及將合支草料離驛安頓每遇綱馬到程旋令官兵般擔以此失時多致羸瘦蓋因提點驛程官吏失於檢察乞行下所隸州縣相視驛舍量加修葺及時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就馬驛附近樁頓綱馬到日隨即支給吏乞令沿路都統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將官一員從各司量給盤費責令與諸州軍所委官同共提點自宕昌至興州十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大桃至漢陰十五驛屬興元府都統司自衙口至千平十三

驛屬金州都統司自梅溪至石墻十四驛屬鄂州都統司自邊城至梅溪十一驛屬江州都統司自紫宕至廣德軍十二驛屬池州都統司自叚村至臨安府餘杭門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令所差將官往來用心巡視務要館舍草料應辦齊整違從提點將官申所差將官歲一更替如見實有勞效即支犒賞從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軍雖合請三百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容收其三分之一

又統制官占馬至四十五匹名料馬豈特占請馬料每二匹必有一卒以頂其名而盜取其錢以入巳者令措置立為定額詔統制官止許差破戰馬六匹統領官差破四匹馬步軍正副準備將各止差破兩匹其減下馬拘収從公撥付入隊官兵如法養餵約束自後不得輙於官兵名下差撥換易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

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劵食廐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水草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内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

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令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